

石磨盘路（散文）

郑义

1

就是想写写通往刘宾雁家那条小路。为什么，却说不清楚。

有时候，人就是说不清自己的心思。

那是一条十年前的小路。那时我们刚来美国，住在普林斯顿阿尔牟斯，刘宾雁住在普林斯勃若。有一条小路穿过原野，开车 15 分钟可到他家。大路要绕行，很远。

一年多前，我们一帮漂泊在外的作家想写个散文集子，题献刘宾雁八十大寿，那时我就想写这条小路。妻说，为什么要写那条路？我说不知道，没想明白。世上有许多事都是想不明白的。妻子就说，想不明白还写什么？写别的吧！我就写了《红刨子》。才一年过去，宾雁说走就走了。大家又凑在一起，说为宾雁写本纪念文集吧，我又想起了那条小路。

我确实喜欢那条小路。

一条穿过原野的小路。

从普林斯顿阿尔牟斯公寓小区出来，右转上老春屯路，穿过通往普林斯顿大学的 571 号公路，左手第一个小路口，就是那条小路了。这是一条乡间小路，车少，静极了。摇下车窗，林野的气息便拂面而来。越过原野，走到头，就到了刘宾雁家。

那时候，刘宾雁夫妇住在汉普舍尔路（HAMPSHIRE DR）30 号。院角上，二层的连栋房。有个门廊，出檐较大。一边是白墙，有个很大的玻璃窗。另一边是石砌的虎皮墙，黄褐色的，给这幢冷调子的老房带来一点暖意。门是黑色的，右边门牌号码上是一盏老派的门灯。到美国的第一晚，我和北明就借宿于此。那天，刘宾雁率一批流亡作家，到纽约机场迎接我们。堵在那儿要采访的记者很多，开了个临时的记者会，是刘宾雁主持的，然后把我们接到普林斯顿。在刘宾雁家总叨扰了一周吧？朱洪大姐给我们做好吃的，应付记者，当翻译，当司机。刘宾雁陪我们散步，谈心。很快，苏炜孟君夫妇帮我们号下了一小套公寓房，就在小路的另一端。那一天，苏炜开来了他那辆二手的银灰色 VOLVO 旅行车，我们拎上简单行装，沿这条小路开始了在美国的生活。

八 九民运失败之后，普林斯顿聚集了一群中国流亡者，堪称一时之盛。从大陆出来的人，都要到这里来看看。那时候，研讨会多，朋友间走动也多。到普林斯顿的人，又都想拜望一下刘宾雁，于是，这开车的活计就落到了我头上。当然不是我一人。普林斯顿原有“四大行走”：张郎郎、陈奎德、苏炜和我。作家里数我们几个爱跑腿儿，又“年轻”。后来，张郎郎远嫁俄克拉荷马州，陈奎德苏炜也搬远了，唯剩我们一家还和刘宾雁夫妇厮守在小路两头。可以这么说，普林斯顿诸友中，唯有我 与这条小路缘份深。

2

宾雁说走就走了。

一切与他相关的记忆，就变得珍贵。

我就总是念叨那条通往刘宾雁家的小路。

远从阿拉斯加回家休假的大女儿小峡就说，爸爸，我开车送你去吧！

这个冬天雨水多。那天风凄雨寒。我们从华盛顿沿 95 号国家公路一路北上，3 个多小时赶到新泽西州普林斯顿，再从我们流亡美国后第一个家“普林斯顿胳膊”（PRINCETON ARMS）开出来，拐上老春屯路，穿过 571，就拐上了那条小路。

叫女儿在杳无人迹的路口停车，拿上纸笔去抄路牌子：MILL STONE RD。——石磨盘路？真是一个诗意的名字。

一 如旧日之记忆……马上就有一小下坡，过一小桥，前面就是开阔的原野。小桥下面，是一条不起眼的小河。后来认真查了一番地图，发现它就叫石磨盘河。想必这条河边上曾有过不少水磨坊，大约就是那种最常见的立式水轮，利用河水转动巨大的石磨盘。我在太行山插队时，就是用水磨磨面。横式水轮的，一天磨不下二百斤麦子。

说它不起眼，是我从没正眼瞧过。路过的次数多了，渐发现桥下常有人垂钓。便心生疑惑，一泡尿大的河，钓什么呢这帮傻溜儿？某次有了闲心，把车停河边草地上，越过树丛到河边去眈。可真是一条小河，其实只能算大一点的溪。此处是河湾，最宽也不过三四十米。往下游去，一箭之遥，就瘦得只有一二十米了。忽觉脚下有异样闪光，是鱼鳞，居然……居然比得上大指甲盖！赶紧蹲下，拾起一片，不是鱼鳞是什么！再仔细睃巡一番，真令人心动过速：清澈的生长着翠绿水草的河水里悬停着十几条大鱼，长可及臂，头朝一个方向，静静地，如一群潜水艇！我蹑手蹑足挪至水边，缓缓蹲下，贪婪地看。嗨，美国！现代而原始的美国！

美国实在是令人感叹的。也仅止感叹而已。慢慢地，居然对自己也有所发现：心思不在这儿。生活在别处。刘宾雁更甚，满腔明道救世之情。不管什么人来，寒暄几句，就打问起民生国运。只要来客稍有耳闻目睹，翻开小本本就记。我一般比较怕记，累，气氛也严重起来。就点支烟到后院去看菜地，或者找正在打点做饭的朱洪大姐闲聊。见多了，也就知道这是老毛病了。在大陆时，找他的人那么多，家里、办公室、路上，到处有人堵。就这样，仍然要掏出小本本不停地记。本子上常出现自己也认不得的字迹，那是与来访者长谈至深夜，半醒半睡时的“自动写作”。到海外，申冤诉苦的人没有了，但慕名来访者还是不少。我们这“四大行走”也不知接送了几多，从未见他稍有倦怠。逢人就问：有转机吗？出路何在呢？真是“歎江山如故，千村寥落！”这种忧国忧民之情，早就叫范仲淹给说绝了：“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，退亦忧；然则何时而乐耶？”

似乎也跟刘宾雁说起过这河与鱼。记得他和我的反应一样：是吗？……他妈的这美国！

后悔怎么就没拽着他去钓一回鱼。总是小本本、剪报、剪报、中国、中国、中国！怎么就不能去钓一回美国的鱼呢？

3

后来，我们离开了普林斯顿，不能帮宾雁接送访客当“行走”了。再往后，宾雁就病了。病得太深沉，说走就走了。这就郁郁地想起这条小路，说，我一定要写写那条小路。妻就问，一条路，怎么往宾雁身上引？有什么写头呢？我说不知道，就是心里想写……不过，也许就是想去走一走，看一看……

在遗体告别仪式上，本来我不想讲话，脑子乱，讲不清。后来讲了一点感觉，感觉这理当是一次国丧。我说，虽然我们没有仪仗队、礼炮和宏大的宫殿，但就其在如此广泛的人群中所激发出来如此强烈的崇高感，就其在中国心灵史上的地位，这可能是一次国丧，一次世纪之丧。但是，我脑子就是转不明白：静卧于花丛中的那个人究竟是谁？——一讲到此，一股突然袭来的浪涛使我无法自制，哽咽得话不能出。追思会上也是如此。朱大姐希望不要过于沉重，要微笑着送宾雁上路。我上来就讲了个刘宾雁种韭菜的笑话，引发了唯一的一次笑声。接下来应该转入正题，却讲的还是个“没想明白”。刹那间，又是浪涛汹涌，哽咽得难以继。女作家严亭亭说，我们都不要悲伤。一个人如此从容地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，这是一个很壮丽的景象……我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只是那种突如其来悲怆不由人，难以抑制。我感觉刘宾雁像一片云雾苍茫的群山，难以描述。我就是不能明白：那位刚刚离我们而去的人究竟是谁？

既然思维如此艰难，只有跟着感觉走了。

再见石磨盘河那天风凄雨寒。

刚下过大雨，午后时分，路上没有第二辆车。女儿把车开得很慢，让我看。下坡过了桥，就把车停在吸足雨水的河边上。

休耕的土地上生长着半人多高的蒿草，生长着铁锈色的荒芜。田野那边的小树林，脱去繁华，成了一抹喑哑的淡黑。远近的天空，满目铅灰，与我心一样，尽是拂之不去的茫然。树梢上有鸟窠，天上却没有飞禽，空荡荡的。我踏着泥泞，走向十多年前那条潜浮着许多大鱼的石磨盘河。从田野上汇流而来的雨水使河流略显浑浊。河水猛涨，淹没了岸边的小路和灌丛，也淹没了心中锐利的伤痛，使思念化为天地之间的一派混沌……

女儿懂事了，让我一个人默默地走。

一条普通的小路，一条同样普通的小河。

你到底要寻找什么？

4

……孤独的感觉真好。

淋湿了头发和手脸的冷雨和雨中忧郁的河流原野，在长久的凝望中逐渐淡去。如古典的影片剪接方式，化出之后缓缓淡入，一段记忆从遗忘的深渊中浮起，渐渐恢复鲜活的色彩……

似乎是一次工作会议，在东亚系的一个小办公室里，围着一张会议桌。不知何故，出席者很少。我记住的只有五人：林培瑞，中国学社董事会成员，当日会议主持者。刘宾雁、苏绍智、我，还有阮铭（前胡耀邦幕僚，后被开除党籍，流亡海外）。正议论某问题时间，阮先生忽然以最大音量开始抨击刘宾雁，历数种种罪状，主题是刘曾阻拦他来普林斯顿。越说越激动，面色刷白，嘴角泛出白沫。我从来没见过这阵势，目瞪口呆。阮铭过去的官作得不小，火气大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平素里，总还是维持着读书人文雅。比如，从未听见他说话带脏字。而我和刘宾雁、苏炜等在底层混得忒久，有时会不经意冒出句国骂。据说，在普林斯顿流亡群体中，阮先生是唯一不屑于买旧衣服的，不像其他流亡者，喜欢到跳蚤市场上转。即便偶尔去转转，也是一种情趣，旧衣物是绝不问津的。这就不仅文雅，还很有点贵族气了。那日阮先生暴风骤雨，刘也脸色大变。但极力克制，仍低言细语解释。阮气冲斗牛，根本不容解释，还拍开了桌子。林培瑞教授是一位洋绅士，一般不介入中国人之间矛盾。这次却以主席身份打断阮的

喧哗，提出种种证据，为刘宾雁辩诬。最后连阮铭也不可能不明白，事实真相是：刘宾雁不仅不是阮铭来普林斯顿的障碍制造者，恰恰相反，刘是最初的提议者。

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是一个流亡学生学者的组织，有一点捐款，资助他们继续学习写作，并逐步过渡到自食其力。作为学社主席，刘宾雁当然有权参与决定人事。同意或不同意某人入社，既不是恩典也不是罪过。据说他最初就不同意接收我加入，说郑义在香港出了书，有一笔稿费。其实那笔稿费少得可怜，不过是三四个月生活费。林培瑞说话之后，阮铭脸色稍有好转。事情委实简单，没有继续争辩之余地。然意犹未尽，仍保持着愤怒状。刘宾雁未趁胜反击，也没有说“最后一句话”，隐忍不发，默默地和苏绍智一起坐我的车回家。先到刘家，放下刘宾雁，然后苏先生继续坐我的车经石磨盘路回家。事后，林培瑞忿忿不平地对我说：刘宾雁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，阮铭那样无礼是不应该的。那一天，我见识了两位贵族：一位不穿旧衣服却会高声叫骂的贵族，一位出身贫寒却温和自尊的贵族。最后，一位贵族到台湾当了给薪的总统府高级幕僚，一位贵族则孤寂地死于对理想的承诺，然后换上一身旧西装潇洒远行……

5

宾雁走得太突然。

那是个大雪纷飞的时刻。

一听说宾雁快不行了，我还在发愣，北明立即收拾简单行装，安排好孩子，然后开车上路。她不开快车，这天却一路超速，稍不留神就上了90英里。她说感觉很不好，也不知道能否见宾雁最后一面了。我这才意识到，宾雁要死在美国了！患癌症后，他曾通过可靠关系向最高当政者递信，想落叶归根。用他的话，不过就是想重新用脚去踏一踏祖国的土地。但是不行，他们冷酷地保持缄默。他们不许他死在祖国。

待赶到新泽西州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医院，刘宾雁已进入弥留。向左侧躺着，蜷缩着，呼吸缓慢。深吸一口，几秒钟之后才猛然换气。随后，八九民运工人领袖吕京花、作家胡平王艾夫妇，刘宾雁研究者周允庭夫妇，正在跟踪拍摄刘宾雁生平电视片的女学生苗苗，也都从纽约、华盛顿赶来。晚九时许，林培瑞、苏炜陪朱大姐回来准备守夜了。在病房外的小会客室里，我们简单交换情况，开始筹划后事。所有器官均已衰竭，医生已停止救治。吊瓶里已加入吗啡，尽量减少临终的痛苦。朱大姐清晰沉着，但显得很累。小雁则唠叨和父亲最后相处的种种小事，边说边抹泪。护士说心跳尚有力，呼吸也稳定。还有好消息：排出了尿，腿脚的浮肿也开始缓解。我估计还有几日煎熬，力劝朱大姐和大家先回家睡一觉，不要耗尽体力。

我判断错了。

冒着今冬的初雪，大家回到普林斯顿林培瑞教授家。吃了点东西，刚躺下，朱大姐打来电话：小雁从医院报告，零点 25 分，刘宾雁停止了呼吸。

……两辆车静静驶离林培瑞家，碾开没有车辙的雪路。雪已经下大了。田野、树林、铁路桥、道路一片缟素。

有什么事情不对头。这是要到哪儿去呢？——我发觉林培瑞的前车开向大学，而我们要去接朱大姐，那是相反的方向。前车上坐着苏炜，他是“四大行走”之一，普林斯顿的道路了如指掌。林培瑞则更是老普林斯顿。怎么会走错了呢？我疑惑自己神智迷离了，唯有紧跟。几分钟后，前车打左拐灯，减速调头。我这才知道，大家都有点心乱了……

苏、林二人进屋搀出老大姐。北明打开车门，扶她上车。依旧是林培瑞在前，我紧跟，奔北部的纽布朗斯维克市疾走。凌晨的新泽西州杳无车影，交通灯孤寂闪烁。凌晨的大雪如雹似雨，打在车窗上令人心惊。这才想起，入冬后这第一场雪，莫非是为宾雁送行的吧！朱大姐坐我身旁，盯着前面道路，自语道：怎么回事呢？走的是哪条路？……好像是 130，130 怎么上 1 号路呢？我回答说：没问题，130 能接上 1 号路。心想，还好，她还挺得住！其实，连我都是木的，仅维持着对眼前琐碎事物的判断力。

雪大路滑，林培瑞却似无感觉，一路狂奔，拖得我勉力追赶。按说林是模范司机，开一辈子车没吃过一张超速罚单。我则喜欢开快车，妻每见罚单总要我念叨林的榜样。今晚非同寻常，朱大姐坐在我车上。我被林培瑞拖着高速行驶，绷紧全身每一根神经，和车轮一起感觉着路况。我觉得自己是一手把方向，另一手则以掌触地摸索雪路。每一处轻微的颠簸与打滑，都令人肝胆颤栗……

轻微的车声中，不时地，朱大姐要和我交换几句关于路径的呓语。一切都有些反常，仿佛驶入一个不合逻辑的幻境……

漫天大雪……

熟悉的道路变得陌生……

车灯下，原野街道树木宛如梦中，素洁、奇幻、温柔……

雨，淅淅沥沥的，还在下。

独自在石磨盘河边转了转，吸足了冬天的萧瑟，又回到车上，继续往前走。

过了河，小路左弯一弯，再右弯一弯，然后奔正北方伸展。路两边，再现记忆中景象。蓦然间视野开阔，大块的原野，一直延伸到地平线。现在是冬闲，色彩枯萎。春夏秋三季，则是鲜绿或金黄的小麦，或密不透风的黑压压的玉米。我种过几年地，好歹算半个农民。见到这种庄稼，欢喜得一声接一声叹息。每一根麦子，每一株玉米，怎么就长得这么壮实匀称！最希罕的，是钢架桥梁般的喷灌机。每一跨水管长四五十米，连续五六跨，都架在一人高的大轮胎上。可惜无缘见到它走动起来的壮观。每次路过这里，我都要跟外来者吹嘘一番：看见这喷灌机了吧——从没用过一次！这儿的气候，拿中国农谚来说，就叫做五日一风，十日一雨，风调雨顺。没见过吧？这就叫“靠天吃饭”！

原先，路左的田地里有两三户农家，有时把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开到仓房外维修。大太阳天，能闻见一丝热烘烘的机油味儿。路右也有三两户农家，离得远，仅能遥见树丛环绕的农舍。若是把那些高大的柏树和阔叶树换成竹林，把玉米换成油菜花，就有点故乡成都平原的味道了。有一家像是把喷灌机拆了，水管、轮胎和各种钢架整齐码放着，死心塌地靠天吃饭。如今旧地重游，一切如故。大型收割机刈过的土地，呈现出好看的黄绿相间的韵律。

留有根茬的收割后的玉米地里，有雁群在觅食。

再往前，路边就成了菜地、果园、花圃。右边还有一个破仓房，现在没有了。夏秋时节，过路人常常要下车放松一番。有时摘草莓，专挑那些熟得透透的，甜而绵，入口即化。有时摘蓝莓，一种价格不菲的浆果。像葡萄一样靠在架子上，果实上蒙一层白霜。匆匆赶路回家的，也可从摊子上挑选些新鲜蔬果，价钱很公道。还有鲜花。我来这儿摘过草莓。在肥沃的热气蒸腾的土地上采摘熟透了的红果子，边摘边吃，那情景实在令人难忘。

回想起来，真是一条田园之路，真是些美好的日子。

只是，为何就没想起拽宾雁兄也来采摘些熟透了的红草莓呢？

君子之交淡如水。我们这水，实在是太淡了些吧？

7

再往前，草莓地边上，就是那幢“怪房子”了。我让女儿向左拐，先去看那座“怪纪念碑”。

从小路口西行，穿过一片林间住宅，5分钟可抵普林斯顿火车站。有时候到火车站接上客人，抄捷径去刘宾雁家，走的就是这条路。

很少有人知道，这路边有一奇妙去处：仅一路一亭一池的微型社区公园。池塘不大，系石磨盘河一小支流汪成。池畔有一小小的纪念碑，却是极有趣味了。

纪念碑由三块厚青铜板构成，一人多高，名为“火星降落点”。碑面上有三组浮雕，一为正在降落的飞碟，一为正在大声喊叫的播音员，一为正在收听广播的惊惶失措的家庭。碑文大意是：1938年10月30日晚，某电台某播音员播出了一个火星开始入侵地球的广播剧，称降落点就在新泽西州的此地。片刻间，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都相信了这个消息，酿成社会恐慌。这一事件引发了有关媒体责任感的一系列思考，从而成为广播史上的一座里程碑。五十年后，当地居民建立了这座纪念碑。

有时候，我会带访客顺路来看看希罕。有时候也会带朋友到池塘边坐坐。

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家三口和柴玲到怪纪念碑小憩，还带着那条使她招致不少物议的小白狗“毛巾”。那阵儿柴玲在普林斯顿读学位，想写自传，就拿了本提纲来找我。我说带你找个好去处，没准儿能生出点灵感。小白狗乖巧伶俐之极，听见我的提议直蹦高。一直疑心它听得懂些汉语，有时候柴玲外出讲演旅行，小白狗就寄放在我家。

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，天气似乎有点凉了。妻搭了一块白色的毛织披肩。太阳挂在对岸的林梢儿上。水面上鸭雁成群，金斑万点。一个很平常的日子。晚霞有一片，算不上绚烂。柴玲瘦小清秀，还保持着在天安门广场上女神般形象。湖边的露天条桌上，风轻轻翻动她那本手写的提纲。北明在草地上照看着小女儿和兴奋得发疯的“毛巾”，我坐在长条桌旁听柴玲讲家史。天安门广场上那些日日夜夜，使我们夫妇与学生领袖之间有了一种患难之情。我总是说他们已做到最好。倒也不是护短，现场亲历使我确信89年败在大势而非策略。六四期间刘宾雁正在哈佛访学，遥望青年被追捕屠戮，悲愤不能言喻。但观察角度不同，人又耿直，对学生领袖们的某些作法还是有所批评的。这种批评不能给人带来多少愉快，于是年轻人就常常把这不愉快还给老先生。当然是不多的几个人。当时他们挟八九之余势，在海外见了不少大场面，气若长虹。

8

这件事，就有点出格了。

总是什么消息使学生们觉得当局有所松动，归国有望，便开了个要“笑着回家”的会议，声势造得颇大。一听这题目，我就不愿去凑热闹——视流亡为儿戏！哭着回家人家都不让，还想“笑着回家”？刘宾雁持相同态度，但他去参加了，发言时还把这观点讲了出来。然后就被气得退出会场，含怒而去。具体情节弄不清了，似乎有人当众说了几句大不敬，形同羞辱，而刘宾雁又是一位不会与人高声理论的君子。青年诗人白梦跑来向正在办公室值班的张郎郎告急：坏

了，宾雁气得走着回家去了！待张郎郎赶紧开车去追时，人已不知去向。那一年，刘宾雁已是古稀之人了。这种事情，在他的一生中恐怕也仅此一桩吧？他算得上绅士，下午的会还是去参加了。而且，多年来缄口不语。事后我们所能知道的，就是那天走了不少错路，走得很困难，将近两三小时才到家。平常都是朱大姐和我们年轻人开车，他哪里认路呢？从他家到普林斯顿校园，开车不过15分钟，但步行起来，就是10英里或30几华里。完全迷失方向后，到一农舍问路。人家说还远着呢，就开车送他。十有八九，那天他走的就是这条路。方圆左近，只有这条路边才住有几家农户。

这件事，我一直对那些年轻朋友耿耿于怀，不能原谅，并总要猜想刘宾雁走的是哪条路。倘若他从这小公园边路过，他会拐进去坐坐吗？倘若他看见了这座奇特的纪念碑，又会说些什么呢？他定然会消了气，宛然一笑，再次宣布他发现的一条定律：“中国与美国的事情，大多是相反的。”——可不是吗？就资讯传播而言，一边是自由太多，以至于需要自我约束。一边是自由太少，必须以战斗来争取。他也许会坐在碑前草坪上抽一支烟，回忆起那些隔山隔海的日子。

也许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座纪念碑。

为什么就没想起要陪他来坐坐呢？

……那一天，小峡女儿陪我到小公园来怀旧。

雨，若有若无地下。没有晚霞，起皱的水面上浮漾着湿漉漉的幽暗。对岸树林黝黑，几棵斜生的小白桦树在水中投下倒影。原先泥泞的岸，铺上了宽阔的木板栈道，还油漆成温暖的橙色。雨一下，颜色就更润泽了。

青铜纪念碑还在那儿站着，只是碑后栽了半圈灌木，还栽了一棵小橡树。是谁栽种的呢？十年后，就会长成大树。百年之后，就是一棵巨树了。树种选得也好，橡树有一种纪念碑的味道。在所有落叶乔木中，唯有橡树叶子是秋冬不落的吧？寒风中，别的树都枯瘦萧瑟了，唯有橡树，抖着褐黄色的枯而不坠的树叶，如不肯熄灭的火。

抚摸着小橡树铁铸的树干，不禁默然自问：

你内心似有不安？

你仿佛在寻找什么？

你到底要寻找什么？

就是在那一天，我望着满树抖动的火，终于意识到我在寻找刘宾雁——不是那个丰功伟绩的刘宾雁，而是另一个刘宾雁：自相矛盾的刘宾雁。

我 和他，在政治观点上有相当大差异。他对中共革命的认识，对那个坏透了的共产党还恋恋不舍的“第二种忠诚”，都叫人莫名其妙，无可奈何。九十年代初，作家辛 灏年拎着一旅行袋手稿和资料冒险闯关飞到美国，来最后完成成为中华民国彻底翻案的现代史著作《谁是新中国》。就是沿着这条石磨盘路，我带他去拜望过刘宾雁。寒暄后，我向宾雁介绍了他多年来的研究和写作。认真听完了我的开场白，宾雁微微一笑，不以为然地说：1949年的革命，人民还是支持的嘛！共产党进城的时候，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不还是欢迎的吗？我们自认为和刘宾雁关系菲浅，还有私交，顶撞起来就不太客气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说：那几百万“扫地出门”的地主富农家庭也欢迎共产党？那几百万上千万被杀了头的“反革命”也欢迎你们？再说了，北京欢迎大军入城的照片也是事后造的假……

刘宾雁面色肃然，没有辩驳。然后，附和地说：你们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最近听一个四川人说，国民党和共产党还是不一样，党部管不了各级政府……

他真是一个叫人想不透的充满矛盾的人物。

他是我可托付身家性命的忘年之交，彼此观点却并不完全一致。1989年深冬，我在逃亡中写完了记叙八九民运的自传《历史的一部分》，辗转托日本友人带出中国，送交刘宾雁。手稿是两个大32开硬皮本，正文后是委托书。我用大号字体写道：“委托书 《历史的一部分》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出版事宜，我委托现旅居美国的中国作家刘宾雁先生全权负责。”刘宾雁收到书稿时，国内追捕通缉犯的势头又紧起来。为了我们夫妇的安全，只好搁置。后来，刘宾雁为这本书和《红色纪念碑》都写了序。数年后，又为我写中国生态环境崩溃的另一本书写序。在这些序言里，他流露出明显的矛盾。一边说跟我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观点并不一致”，存在着“很大的分歧”，一边又对我这些彻底批判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著作大加赞扬，甚至明确地把1949年中共建政的日子称为中国人承受“苦难”和“巨大悲剧”的年份。——这岂不是说，中共革命又是理当否定的了？

刘 宾雁有一种难以抑制的热情：赞颂叛逆者。从匈牙利“反革命暴动”、中国工人罢工、右派“向党进攻”、文革“造反”、布拉格之春直到“民主墙”和八九民运，他的同情，从来在叛逆者、起义者一边。对于富于强烈批判精神的年轻一代，他毫不吝惜赞词。在一次纽约的颁奖典礼上，他表彰王力雄和廖亦武说：“这个国家几千年来也没有过如此富于独立、叛逆和批判精神的一代新人”，他们是“毛泽东暴政和人民前所未有的大灾难的产物”，是“黑暗力量的最大威胁”，是“中国的希望”！

这样一个刘宾雁，却仍然固执地宣布，要“寻找共产党”。寻找什么呢？又不打算投靠！寻找那些从来是一战即败或不战即败的“健康力量”吗？其实，对

于共产党的下场，他早已心如明镜：“中共继续衰败下去，一旦政权易手，人民要作的第一件事，就会是‘寻找共产党’，不过这一回将不是投靠，而是算账了。”

那末，他到底要寻找什么呢？

我想不明白。渐渐地不再去想。恐怕是思想僵化吧？再加上几分天真？还有，刘宾雁耳朵软，心也软，谁先告状同情谁。人嘛，总是有局限的。我自觉开始学会了宽容。这世界上，谁和谁观点完全一致呢？重要的，宾雁是一个难得的好人！

一个难以理解的好人。

10

我们离开小公园，从去火车站的岔道上拐回来，再走上那条令人怀念的石磨盘路。

这个路口，就是那幢怪房子了。

女儿说，看起来不怪呀？我从车座上欠起身来，透过水汽迷朦的挡风玻璃仔细看：显然发生了某些变化……那些煞气逼人的铁柱子没有了……房子也似乎向左……挪了一下！只好费劲地跟女儿讲解历史——

说 这房子怪，是因它大大咧咧地站在路口正中，将石磨盘路拦腰截断。要继续前进吗？那好，请先右拐再左拐，从房子侧面绕过去。好端端的一个十字路口，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两个丁字路口。平时尚可，右拐一下左拐一下总还能通过。一到上下班，红绿灯就发了傻，不知究竟要如何眨眼才是。一会儿，路口便塞死，生出四条见首不见尾的车龙。每到此刻，警察只好亲临指挥，连比划带吹哨的。怪房子阻断交通，自己也没得了好处。石磨盘路直冲大门，形成威胁。为防止不速之客驾车冲进餐厅赶饭，房主在正门前埋了七八根大铁柱，每根有小水桶粗，形势极为壮观。每路过，总要想：为什么怪房子要站在人家路当间呢？或者，为什么要把路修得直冲人家大门呢？便总想去敲门打探。——也许这里面有一个深刻而饶有情趣的产权故事，比如一株老树拥有自身和立足之地的产权，修路只好绕行。也许是恩怨情仇呢？比如一次豪赌，一次醉酒，一次祖辈的决斗……

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总没有下决心，在某一个风和日丽的黄昏，把车停下来，走上去敲门。

女儿说，爸爸，我们这就去问。……可是，这不是两个丁字路口，而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十字路口呀！

是的，我早看出来了：这房子似乎向左稍稍挪动了一点，石磨盘路就势拉直！再一想，不对，房子是不好挪的！那就只能是把路口……向右……挪动一点？两个丁字路口，就重叠成一个十字路口！再想起那些猜测中的故事：老树……产权……赌博……醉酒……决斗……种种恩怨情仇……终于下了决心，走上去敲门。

在一个冬雨凄冷的黄昏，小峽把车轻轻滑进怪房子后院……

应门的是一位少妇，怀抱婴儿。

女儿介绍说，我父亲是一位中国作家，前几年住在普林斯顿阿尔卑斯，另一位中国作家住在普林斯勃若。我父亲常常路过这里，总也猜不出为什么一条公路会对准你家正门？当然，那是过去的事情了……

少妇腼腆一笑，说她嫁过来不久，房子和路的故事，一概不知。她说要问她公公，但老人正在干活儿。她打开对面的一扇门，屋子里地板已经全部拆去，只剩下陈旧的木梁。绕到正门，见一木匠披挂的老头跨出二楼窗户，慢慢顺铝合金梯子爬下来。费一番周折，总算了解到些情况：房主老头叫凯皮，今年69岁。农场名叫斯图兹，土地200英亩（1200亩）。五年前，政府把路口挪了一下，路总算修直了……为什么多少年都没有解决？我这门前正好是普林斯勃若镇和科阮巴芮镇交界，两个镇政府打架噢！另外，他们的赔偿我有意见！记得过去路边上有一座旧仓房吧？夏秋两季卖点水果蔬菜什么的，挪一下路口，就得拆。他们只赔我旧仓房，好我的上帝，那点钱怎么够盖新仓房呢！……当然要埋铁柱子啦，难道你不怕醉鬼开车撞进来……真的撞进来过一次，不过是后院……

最后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当初会把房子建在路当中？

谁会把房子盖在路当中呢？不，不是的。我还没出生就有这房子了。那阵儿还是土路，一条从我家通往田野的小土路。四周全是庄稼。路正对着大门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？……明白了吗？后来一年又一年的，车渐渐多了，就铺柏油，修成了大路……明白了吗？

凯皮先生再见！谢谢您，祝您好运！

我们调转车头，从他家后院驶上通往刘宾雁家的小路……

——明白了！彻彻底底，透透彻地明白了！

不是房子怪，也不是路口怪，而是自己的思维方式怪。

不假思索地，从来认为先有路后有房子，自然认定这房子怪。其实，在很多情况下，在最原始的意义上，是先有房子后有路的。

刘 宾雁之矛盾与局限，正如同这怪房子，起根说来，其实也不怪。没有接受过“思想改造”的人，也许就是这样“不彻底”并富于“矛盾”的吧？经斗争哲学的磨石数十年反复砥砺，吾人思维锋利无情，片面单纯，已习惯于非黑即白，党同伐异，成功地适应了政治争斗之需要。在这种思想的蒸馏提纯实验中，我们所弃置不屑的，恰是最自然丰富的人性。不是刘宾雁怪，而是我们自己怪。不是留恋旧情怪，而是一刀两断怪。在共产夺权之前那个比较富于人性的时代，就是战阵之前俘获的敌 将，也常因同窗同乡血缘关系而循情义释，更何况主义之辩耶！刘宾雁是曾在党旗下宣过誓的。如若他具有“忠诚”一类品质，则在嗅出那旗子之血腥后，心中必有 深痛。然而，正是这位因“不彻底”而屡遭诟病的人，向共产暴政作出了坚定英勇的反抗。《第二种忠诚》，开篇便直书共军枪杀无辜囚犯，然后笔锋一转，直指暴君毛泽东。叫所有的中国人看得心惊肉跳，热血沸腾！

这个人，真是矛盾，也真是活得比我们真率而富于人性。

不是房子怪，不是刘宾雁怪，而是我们的思维定势怪。

也许，我们过于看重意识形态之正误、政治斗争之功利，所谓“政治正确”。在有关“共产党”与“共产主义”的话题上，刘宾雁同我歧见甚深。我对共产党不存丝毫 幻想。我极度怀疑制度内改良。在他过世后这些日子，认真重读了他的文字，才发现我们原来并非在同一层面上争论。他的目光早已越过我的头顶，凝视着远方……

刘宾雁误读了马克思主义。我又误读了刘宾雁。

但人民没有误读。

早在二十几年前，中国百姓便直觉式的理解了他。他们没有尊他为先知、英雄、导师、理论家、异议者，而赋于他一个更加高尚超然的称谓：中国的良心。

一位满怀悲悯的人道主义者。

伟大的雨果在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名著《九三年》中坚定地写道：“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，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。”

一百多年之后，美国第 40 任总统罗纳德·里根在他当选之后的首次记者会上也谈到了这个话题。大意是，列宁及他的继承者们否认与阶级学说无关的道德。他们认为，某种行为是否道德，取决于它是否为革命事业所必需。我们对这种苏联教条进行了历史性的抗拒。因为此种道德观体现了极权主义的本质。

正是出于对这一极权主义本质的先知性洞察，刘宾雁率先举起了人道的旗帜。彼时，中共革命刚胜利，刘宾雁是新贵。而当这革命即将遭到另一场革命清

算之际，刘宾雁又似有不忍。无须讳言，他确实有思想局限。这使他遭致了一些来自异见阵营的不满与攻击。他有时会使用某些独特的提法，如“中共反动派”、“共产党反动领导集团”。对他而言，这多半不是分化演变之策略，而似乎是一种试图从劫灰中寻找出，挽救出一些什么的慈悲。

在刘宾雁故去之后，重读他为《历史的一部分》所撰写的序言，这才为时已晚地看出了他对仇恨的警诫：“中共总是强调‘苦大仇深’是一个人革命道德素质的本源。就一个阶级或民族而言，‘苦’和‘仇’也许是其反抗精神的资源，但就每一个个人而言，‘苦大仇深’却可能导致对社会、对他人的仇恨、报复与破坏和贪婪的索取。”

他坚持正义优先，而不是“敌我”划线。

他早已超越了政治和革命，超越了功利。

他具有比我们更健康的爱的能力。

他守护着我们最后的拯救：良心。

12

过了怪房子，两边依然是开垦了的土地。但远处的树林渐近，那里就是这片田园的尽头了。

路左开始出现零散的房子。不种庄稼，房前种着花。路右新盖了几座豪宅。接着，路开始下坡。两边是高大的阔叶林，我认得的有橡树和山毛榉。坡底是小红莓溪——石磨盘河的支流，一条细水。沿溪边向西，是一条幽静的步行道。行片刻，小溪展宽成条形小湖。湖边上，就是普林斯顿流亡者们最初的聚居之地——狐狸跑和鹿溪。狐狸跑，想必原先有很多野狐。鹿溪，自然就是指这条小红莓溪了。最早发现这处神仙世界的，据说是远志明。然后呼朋引类，刘宾雁、孔捷生、苏晓康、张郎郎、张伯笠住进了狐狸跑。陈奎德、苏炜住进了鹿溪。那时我和北明还在大陆逃亡。听他们忆起，狐狸跑—鹿溪时代真是一段美好时光。从未享受过的自由，如烈酒一般令人刺激、陶醉。

对于狐狸跑这个地名，刘宾雁很是满意，“FOX RUN，好，好！”遂自我调侃道：“……刘宾雁这老‘狐狸跑’到哪儿去了？”——当然，这口气是那些最关心他的那些老党棍的。一日早起散步，望见满湖满坡的大雁，惊讶道：“呵，这么多的野鸭子！”朱洪忍俊不禁，笑道：“自己不认得自己了！”她每晨都要沿溪边的步行道散步，走出去很远。

还要再过些年代，流亡才会显露出它那冷漠的面目。

……我永远忘不了那个飘雪的凌晨。温和忧郁的灯光下，两辆车一路疾驶赶到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医院。

一下车，林培瑞、苏炜就急匆匆往楼里走。我和北明搀扶着朱大姐急急跟上……

清冷的底楼停车场里，北明边走边说：朱大姐，现在是一个非常时刻，我带着相机呢，我要拍一些照片，留下些资料，我们要对历史负责……老人频频点头：嗯，好吧，好吧……

上楼出电梯，几步就拐进病房……

刘宾雁安卧病榻之上……

再也听不到艰难的呼吸声，静静的……

朱大姐走到床边，愣在那里，不住声地念叨：宾雁……宾雁，宾雁……

小雁则在床那边，哭泣着，说起刚刚发生的事情如梦如幻：发觉爸不吸气了，赶紧喊护士。护士们跑来，又吸气了。心里还觉得挺过意不去的，赶紧道歉。再一看，就真的不吸气了……

北明轻声对她说，小雁，我要拍一些照片了……

小雁啜泣着说，拍吧，拍完都留给我……

朱洪大姐颤颤巍巍地，不知念叨了多少声宾雁，靠过去抚摸他赤裸的手臂。然后一惊，转过脸来看我一眼，怔怔问道，怎么还是温热的？怎么还是温热的……再转过脸去，轻轻地哭了……

我抚摸着刘宾雁的另一只手。温软如生……

宾雁兄，你终于求仁成仁，取义得义……

小雁用双手按摩着父亲面颊，似乎想合上他微微张开的嘴唇。然后脸贴着脸，脸贴着脸，长久地哭唤……

初雪的凌晨真是温柔。异国的凌晨真是宁静……

没有人来打搅。六个生者和一个最亲近的死者在做最后的告别……

忽然记起他在《中国之毁灭》序言里那几句自我调侃的话：“同郑义相比，我要幸运得多：比他年长二十多岁，无病无痛，傻吃痴睡……”

其实，他哪里有采菊东篱，悠见南山的片刻休闲呢？他笔耕了65载。他太累了。他走遍了祖国“浸透了血和泪的土地”，走遍了鼓荡着自由之风的欧美大陆，走遍了光荣与孤寂的流亡岁月。现在，他要长睡了……

我知道，这是最后的时刻了……

我走上前，拥抱了我的兄长，贴着他温和的面庞，低声说：宾雁兄，永别了……

时穷节乃见，一一垂丹青。

是气所磅礴，凛烈万古存。

2005年12月5日美国东海岸的凌晨。

这一刻，我将珍藏于心，直到永远。

13

通往刘宾雁家的小路叫石磨盘路。

那时他住在石磨盘河中游。

再往下游，石磨盘河就流进普林斯顿校园，形成一大片水面叫卡奈基湖。那是学生们划赛艇的地方。

后来又搬了次家，挪到了石磨盘河上游、源头。

河就从他家背后流过，长着荒草芦苇，一条散漫的细流和狭窄的岸边湿地。

为什么总是围着“石磨盘”转？

莫非天命？

也许正如索尔仁尼琴在流亡回忆录中所感叹的：他自己不过是“落到两扇磨盘中间的一颗谷粒”。

这真是一个悲剧。

对于刘宾雁这位浪漫的诗人，这两扇磨盘既是政治与道德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，更是理想与现实。如此困境，唯有宗教可挣脱。在神的怀抱里，渴望变成结果，梦幻变成现实。话说回来，即或皈依了宗教，刘宾雁也不会放下他的

中国。他很像摩西，带领着我们走出黑暗，奔向自由。也像摩西，命中注定不能进入流淌着蜜和奶的 应许之地，只能远远眺望，只能死于中途。

某 日请教一位渊博的长老：为何摩西不能进入伽南？老人说，神不允许。他犯过错误。出埃及途中，有一次对神的话语有所怀疑。我想起刘宾雁之死，不禁黯然神伤。 老人关爱地看着我，又说，不过，后来，新约时代，有人看见他和耶稣在一起，在神的荣光里显现。——最终，他还是升入了天国……

泪水充盈。努力保持微笑，不使溢出。却终究忍不住，大颗大颗滚落。

神，谢谢你安慰我！

我知道，先知是注定不能进入圣地的。因为他是人，人必得犯错。但神又必须叫人来带领人。于是悲剧早已铸定。在摩西葬于荒山千载之后，人们才得知他终于进入了天国。

正是人的英雄气概和人的弱点与局限，一起成就了伟大的悲剧：在苦难和不完满中见证信仰、希望与爱。

14

终于明白我何以要写这条通往刘宾雁家的小路。

那是因为我思维的能力不够强大，不能理解刘宾雁，而须得借助这小路的牵引。最后，这小路带领我走进他心灵。

当我写出头几行字时，尚不明白究竟能写出些什么。但我知道，最低限度，我可以描写这条小路，写河流、田野、房屋，还有那些树木和荒草。仅仅是描写这些琐细的美丽已经足够，意义取决于路那一端的刘宾雁。他不屈不悔的殉道式的死亡，已经使这条小路圣化。

当我再次在这条小路上徜徉，心里满是忏悔。

宾雁兄，请原谅我。

还请你允许我从一位知名作家升格为你的学生，允许我如弟子般追随你足迹，并分享你的苦难与荣耀！

小路的那一端，曾经是刘宾雁。小路的这一端，曾经是我。忆及在这条小路上往返行走的日子，真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之一。

沿着这条小路，我给刘宾雁送去的，是来自祖国的亲爱的消息。

想起那些迟归的夜晚，想起树丛中闪烁的鹿群的星眸，想起田野上如水如霜的月光，忽然觉得刘宾雁就是一轮月亮。他是那样的平和、谦恭、感恩。他在流亡期间所撰写的自传中如是说：“很多中国人为我的不幸感到悲哀和惋惜。我本人呢，却觉得是一件幸事。……我这个‘受难者’非但没有遭到什么苦难，反而得到了我愧于接受的许多恩宠。因而此刻当我写这几行字时，我觉得自己是中国最幸运的一个。”以我对他的了解，这全然是真心话。在大家为他庆贺八十大寿的盛大宴会上，他又讲自己是“最幸福的一个”：倘若不打成右派，他有可能和张春桥、姚文元搞到一起……全场笑翻！童言无忌式的真率。他从不自觉英雄，从不顾影自怜。对人民、生活、命运，总是感恩，感恩。

他不像太阳那样光芒四射。他是温柔的。

人们所熟知的，是他的刚毅、无畏、坚定。我有幸和他比邻而居，感受到他温馨的另一面：自尊、忍让、温柔。

一个披肩执锐的战士的温柔，一个伟岸的男子汉的温柔。

他是照耀在中国大地上的一轮月亮。

在漫漫长夜中，她抗拒着黑暗，照亮了道路，给我们以勇气，引我们走向黎明。

她照耀着好人，也同样温柔地照耀着坏人。

在这个堕落、绝望与仇恨的时代，她散播着永恒的信仰、希望和爱。

当长夜即将过去，太阳就要升起的时刻，她就会悄然消失。

15

将来，等小女儿长大成人了，我会带她重访石磨盘路。

我会告诉她说，小路的这头，是妈妈爸爸和刚刚出生的你——流亡之花，流亡者的第一个女儿。那一头，是宾雁爷爷，一轮不死的月亮。现在，你应该懂得一点什么叫苦难与神圣了。——让我们一起重走一遍这条小路吧。走吧，开慢点……

我会告诉她说，这条小路的那头，是一个我曾经进入过的最美丽的童话……

2006 年 3 月 14 日

于华盛顿 D. C.

一夜春雨春风。

梨、桃、迎春花乍放，不依时序，烂漫如潮。

发表于 6 月，纪念刘宾雁逝世半周年。

[大陆直连看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](#)

[禁书网](#)提供禁书下载阅读, 禁书目录, 禁书网

<http://www.bannedbook.org/>是最大最全的禁书下载基地,
中国禁书, 大陆禁书应有尽有。

附 1: [禁网新闻平台（禁闻禁书禁片）网址一](#) <http://tiny.cc/jinnews>

附 2: [禁网新闻平台（禁闻禁书禁片）网址二](#) <http://vur.me/jwnews/jw/>

附 3: [网址三](#) <https://commondatastorage.googleapis.com/jwnews/jw.html>